

《人生的智慧》经典永不过时

胡茹佳

提起叔本华，可能许多人首先便想到他是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但说是悲观，不过是他对世界的本质看的透彻，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真理。他这一辈子写了很多关于人生智慧的文章，对于如何活得更好提出了不少有启迪性的建议。他用他浅显直白的人生经验告诉读

者为人处世的道理，当然这只依附在他个人世界观之上。《人生的智慧》这本书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来探讨问题，探讨“如何幸福度过一生”这样一门艺术。

在他人生中唯一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命运暗淡无光”，这倒像是对他自己的人生写照。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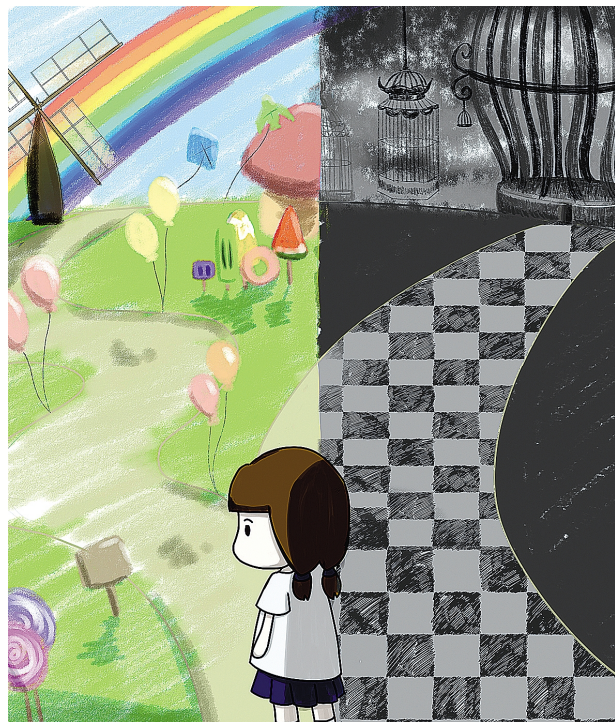
一生大部分的时光在寂寞里度过，却并没有在寂寞里消沉，他时常审视自己，努力揭示并面对残酷的真相，仍具有活下去的勇气。

叔本华认为，人之所以命运不同，有三方面的原因：人是什么、人有什么和人在他人的眼中是怎样的。而事实上，“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重要的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独立而健康的个性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的人生都带着个性的烙印，不论他的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个性。但个性决定命运，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获得什么样的幸福。正是如此，叔本华认为人生幸福最首要、最本质的要素就是我们的人格。“人是什么”对人类的幸福才是最关键的。

关于“人在他人眼中是怎样的”，叔本华让我们比较“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他是怎么样的”这两者的价值。我们几乎可以明确前者价值高于后者，很多人高呼“做自己！不必在意世俗的眼光”。可真的能做到那么洒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吗？对此他给出的观点是：“别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当他人的行为，如启发我们去修正“如何看待自己”时，才能对我们有所影响。除此之外，他人



孟琰绘



陈晶晶绘

的想法对我们一点也不重要。若要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中寻求满足，那真的是太不幸了。“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认为个人自身拥有的越多，想从他人身上获取的东西就越少，他人对他而言几乎没有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高度智力的人通常是孤僻的。或许人在孤独的状态里才能进行真正的创造，若一个人的注意力被分散地四分五裂，平庸就开始了。聪明人深知这一点，学会断舍离，扔掉杂物，摒弃杂念，放弃低俗无效的人际关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目标中去，在自己的领域中孤独地奋斗，寂寞地成

长。有人说天才必然是孤独的，而非选择孤独，而庸人注定要在人群中寻找自我价值和存在感。“总之一个人对与他人交往的热衷程度，和他的智力水平成反比，越是智力平庸且比较粗俗的人越是喜欢社交——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人活一世可以选择的其实并不多。”叔本华这样解释道。对此我认为每个个体都可试着专注自身，接受孤独，甚至享受孤独，这样你会发现一个看待幸福的新视角。

这本书中有太多智慧以及人生的道理发人深思，细细品读，或许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倪浣竹/绘



胡若彤/绘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立于五四思想碰撞交流的前沿，鲁迅也曾是其中舌战群儒的五四觉醒者的中流砥柱之辈，他也将其一腔热血投入这场爱国政治运动当中，他为无数青年学子发声，对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质问振聋发聩。周树人无疑是这场运动中最投入的人，因着满怀激情，为了新中国愈加明确而光明的未来，他出国留学学医，在一次次目睹清政府留学生的腐烂无能以及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态度后，他明白学医救得了中国人的身体，但精神上的麻木空洞却远不是医学能够拯救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去医从文，离日回国。

在启发民智的这条道路上，他似乎一直是个孤独者。兄弟决裂，战友反目，政府封锁……他遭遇了太多苦难，而这与他桀骜不驯、充满战斗性的性格不无关系。

最开始感受到他的孤独，是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不同于1926年《纪念刘和珍君》中澎湃激昂的极端愤怒，七年后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仿佛连愤怒都变得冗杂多余，只剩绵绵无尽期的悲哀与苦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沉睡的世界里，从“前年的今日”到“今年今日”，惟有他独自消磨黑暗之中的忍和怒，欲要瞒骗自己忘却这纪念，却又无法忘却。《呐喊》序中有著名的“铁屋子”论述，在一众知识分子包围的高声之中，他是一个不得不呐喊的人。但是，他比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唤醒他人之后，责任才刚刚开始。

1919年，新青年被鼓动走上街头，人生的命运轨迹被打乱。五四落潮，这些“觉醒”的青年前路迷茫。戴望舒《雨巷》抒写的，正是醒后后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的艰难处境。在鲁迅眼中，五四也许不是功绩。“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是《伤逝》开篇的第一句话。在故事本身，这是消生虚伪矫饰之语。而故事之外，这更像是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致歉，也是鲁迅对自我的警示。这是他的高尚，所以，他不能像其他启蒙“旗手”一样急流勇退，而是始终以笔作刀，走在最前线。他从来都不曾“躲进个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关，被迫成为被架在火上煎熬的人。狂人最后发现，他自己竟也是吃人的。启蒙者，亦负原罪。这也许是鲁迅的自嘲一笔，或者是对知识分子的拷问。

在1925年，甚至更早之前，鲁迅已经认识到，他是被利用的对象，但是，他没有像魏连殳一样报复，而是心甘情愿地将这样的生活延续，直至到1936年病逝。“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

沉默是孤独者的反抗

沈洁

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是《孤独者》中的话，孤独的魏连殳以背叛自我的方式完成了复仇，最后一死了之。而鲁迅，在这冰冷的尘世之中，残喘十年。

他由一开始的放声抨击到后来的缄默苟存，也许沉默是这位孤独者对这个社会最后的反抗吧。有时喧嚣只是无知者的聚集，而沉默不语不代表退让，就如鲁迅一般，惟沉默是最高轻蔑。



任姚嘉/绘